

淵雅堂全集

楊甫未定藁卷十七

長洲王芑孫念豐

行實

皇清登仕郎晉階武德騎尉卹授雲騎尉世職湖北襄陽府襄陽縣呂堰驛巡檢加一級亡弟聽夫行實

十世祖諱鏊明少傅大學士謚文恪

七世祖諱禹聲明湖廣承天府知府卹贈光祿寺卿

曾祖諱纘長洲縣學生 皇贈修職郎安徽歙縣

教諭

祖諱世琪安徽宣城縣教諭

父名寅熙封登仕郎湖北呂堰驛巡檢

母繆氏封孺人

本貫江南蘇州府長洲縣民籍

弟名翼孫字以燕以余之號鐵夫也亦自號聽夫我蘇州王氏自文恪公以來世以文學科名顯近百年少衰替矣而先大父修學力行自諸生時見稱海內晚而一第仕不遂以所學教其孫常欲其孫有見於世竟不待以卒當乾隆甲戌先大父爲歙縣教諭家大人從之官所明年芑孫生於學舍後二年生弟實乾隆之二十二

年四月初九日也大父母以長孫故鍾愛余自弟少時  
飲食衣服常不能與余同旣而大父以憂歸余與弟皆  
就塾而皆廢其業及大父遊江西還始課余讀書不及  
問弟頃之起菑宣城家大人客遊于外余年十六弟年  
十四皆從之官方是時大父老矣官貧又大母歿侏傖  
不得意因自持家而俾弟司其出入弟年十七大父捐  
棄其明年遂往從家大人於山東萊州館舍自此余常  
家居弟常在外家大人自山東歷館江浙皆掣弟俱其  
後獨從故昭信伯馬蘭鎮總兵官李公奉堯遊最久自  
公爲壽春鎮以至提督江南浙江福建最後承事

懷南先生集 卷十七 清澤 三  
東陵凡十餘年弟未嘗不在其遊如家人公由乾清門裏行補外爲人通敏善騎射弟習其風能挽五力弓左右射馳馬三四百里不頓舍又以公故徧交王公大人講聞當世之故慨然有志以功名自奮

上謁

盛京及幸熱河盤山湯山諸李公所當承事處弟因得出山海關古北口諸邊扼塞無所不到弟旣自負公亦賴弟力日久彌欲得弟入官乾隆五十年開

玉牒館考充宗人府俱事敘勞爲從九品五十五年分發湖北總督畢公雅故相知上管亦多見謂爲才檄署

荆門州建陽驛巡檢事逾年借補興山縣典史興山磽瘠處萬山中弟力自織嗇治生迎母攜其婦之官母未及至以前在建陽時所隸驛卒聽從知州家奴毆人至死檄問赴武昌事已遂由武昌奉母到官其年十一月終以前事坐失察奪職明年奉母歸蘇州故居皆家大人館近地余夫婦在京師弟自以一試而罷落然空還忽忽不樂其年十月就子京邸明年投牒吏部蠲復原官乾隆五十八年四月復之湖北逾年補襄陽縣呂堰驛巡檢未及之任檄署長樂縣典史事數月復兼署其縣丞長樂嶮遠境接四川百姓皆樵採不自聊生難治

適湖南苗事起上官檄縣設兵爲防縣遠下帑團練鄉  
勇而不給食不立頭目吏緣爲奸民心搖搖然動弟爲  
設方略首備糧餉或借款或勸輸然勸輸不如借款之  
速其次相隙地建烏篷以棲鄉勇又其次擇紳士爲約  
長又其次官爲彈壓嚴飭胥役生事其言以爲如是則  
鄉勇可用不如是則防亂適以召亂虞變適以激變所  
謂鄉勇者亦終不可用條列其事上之縣府以稿寄余  
余持示輦下諸公相視而嘻以爲小官當走趨唯諾迎  
視上官意旨爲可否而弟忘其賤輒從埋沒中白露其  
角牙恐不得上上亦不得行已而果不行弟書來意墨

墨也頃之去典史事獨署縣丞會軍興調遣多呂堰需  
員亟襄陽長官檄催而身在長樂不得代日處軀軀中  
憂悸六十年十一月始代去去九日而長樂有變余與  
父母聞其事皆私賀而弟書來亦自幸以十二月十日  
受呂堰驛事呂堰盼楚豫之交征苗兵南北皆從此過  
羽書旁午然方是時湖北事未劇余以咸安宮教習  
期滿當出爲華亭教官歲除編修洪君亮吉自貴州使  
還過驛見弟相與憂余之困而幸余之不爲縣屬洪君  
寄余長樂所自製文具一明年嘉慶建元正月枝江逆  
民以邪教倡亂當陽繼起侵及遠安於是襄陽所屬南



漳各縣咸有嘯聚卽陽荊州宜昌施南荆門諸府州縣  
雜相應和亡慮數萬承平久官吏兵民出不意守禦不  
具賊鋒張甚呂堰無城守弟始聞事恐惶擾則驚百姓  
乃故爲鎮靜不動聲色而密自行度地形高下某可頓  
兵某可儲糧某可棲寄難民一一先爲布置縣役戢捕  
邪教常連及親鄰戶多逃亡春雨旣濡田荒不墾弟愷  
切曉示以爲邪教改過尙當寬宥何況親鄰本係良民  
縣役有不如法者罪之故呂堰民始終安堵賊至而民  
卒不變二月賊起襄陽縣屬之黃龍壩蔓延旁近弟勸  
諭士民召募鄉勇設立備賊章程八條其略曰巡檢家

世閱閱遊幕有年自王倫臺灣諸案在事參謀軍幄亦嘗習于騎射今茲酌立規條非書生紙上談兵者比也一臨陣奮勇以期必勝爾士民食毛踐土世受

國恩况田廬家屬咸在於此與其臨陣畏怯徒遭賊手孰若奮力一戰要非必死即使力戰捐軀尤堪垂世古來勇者常勝怯者先亡忠義之士天必祐之一凡鄉勇十名設頭目一人頭目十人設總頭目一人各相鈐歷巡檢統之賞罰視其功過給以腰牌書姓名年貫備查附近小邨單丁弱戶皆遷呂堰鎮鎮有客店空廟及巡檢移駐軍營後即以衙門安頓鄉民眷屬其丁壯俱

充擢勇分班赴營守望塔烏篷棲止並設更籌傳遞徹  
夜巡防一設哨探賊在鄰境卽確探欲掠何處賊黨若  
干如欲至本鎮卽探從何路以便迎擊至何處可以憑  
險何處可以設伏巡檢平日巡行留心有素臨期自當  
指示凡守護邨莊與守城器械不同鄉勇所用槍刀各  
隨其便事平繳官銷毀一定功過以昭激勸先是王倫  
林爽文各案出力鄉勇多奏叙官職並予優賞今有能  
斬殺捉生或計降賊黨及招募多人或捐輸糧餉者均  
給功牌轉聞大府示獎其不幸捐軀照陣亡兵丁例賞  
銀五十兩受傷者分別等次給銀養傷免其臨陣一儲

軍食凡鄉勇力能自食者聽其無食之人設廠給飯士  
民宜踴躍輸將待用酌立糧餉總頭目司其事一禁擅  
自遷移除鄉勇外凡居民各安耕種不得聽信謠言輕  
去失業攜資有幾勢將流落即使仍還田園非故徒貽  
後悔一鄉勇在營守望各相團習技藝不得三五成羣  
飲酒賭博凡此規條士民鄉勇勿爲疑信巡檢與爾戮  
力同心共其甘苦凡遇勦捕巡檢有不身先士卒衆共  
誅之方是時賊多兵少所恃獨鄉勇而鄉勇皆游手無  
賴之徒給食供役使之姑不爲賊弟日隨營縣巴圖魯  
四出圍捕常匹馬在前嚴禁焚掠一時鄉民頗仰賴之

弟以呂堰民情尙足自守旣以慰余亦以慰兩老人三月十二日編修李君傳熊自雲南使還夜宿呂堰望見烽火接天數里外槍礮門呼聲動地始知驛官捕賊不知驛官何人也比曉弟至通姓名上謁編修雅知余因問訊相勞苦弟結束騎而腰弓斬獲甚多封書並白金百兩付編修寄余書封濕墨淡方自戰還字潦草語不及他但言驛地可保其月十四日以書抵家大人於揚州始有此時官職身命皆度外物語三月廿九日余晨寐無夢而哭遽醒心惡之已聞呂堰之難雖探問奏中未有弟名然私與輦下知好計弟必死及五月六日大

兵通道奏至又無其名余始意解以爲軍中調發非時  
或天幸適未陷賊其月余將妻子南行抵汶上得襄陽  
當陽兩軍營所傳凶耗及抵揚州得武昌知府史公湛  
書方知弟果死矣其死以三月廿九日不知其時然余  
以是日卯辰之間哭而醒則弟必以辰死無疑也弟死  
賊據其地逾月迨大兵通路驛官與印不知所在久之  
巡檢牙門書吏廖之義攜弟故衣投縣且言賊犯呂堰  
王巡檢出至街口迎擊自稱官守爲重理當堵賊令弓  
兵劉祿還解取印赴府呈繳並令從奴徐升尋路速行  
巡檢卽上大橋罵賊見賊勢擁忽念劉祿取印少遲

惟月才定... 卷... 七  
恐不得出復促廖之義往之義甫及數步牙門火起不  
得進還顧賊已過橋有數賊方環視橋下意巡檢必已  
自溺遂從民舍越牆逃之河南新野追賊退還見橋下  
沙壓露衣洗視乃巡檢所著不敢隱攝縣事今襄陽知  
府張公瑤因跡獲徐升辨認亦言是日王巡檢著紅青  
緞八團花小羊皮馬褂灰色綢喜雀背棉袍所獲之衣  
果是云云此張公與余書也然是時前安襄鄖兵備道  
家荔園奉會逮問京師荔園語余同年家編修蘇述弟  
之所以守禦者而惜其兵潰自刎傳聞異辭蓋荔園方  
督兵南漳別戰不見弟死而廖之義徐升雖與弟俱出

街口先後皆跳而免不及知弟之被難狀如何耳八月某日賊再陷呂堰都統永保公削平之印從賊手搜獲賊目俞宗武自言親殺驛官乃知弟兵潰之後奮身抵禦面賊而罵短兵接故宗武加刃於弟而棄其尸水中其死節明白遂以寶上聞

聖天子憫悼有

旨褒嘉照縣丞例議卹當事亟時今安襄鄖兵備道胡公齊崙方知襄陽府事飛檄召弟入城弟不肯曰吾職守在此此我死地也而豈有他哉烏虜其所以處死者審矣既死而賊逃逃而復獲官印終還以遂弟生前區



區繳印之心而大白其慷慨死忠之節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弟生平善自刻勵所居處不擇便安用財謹飭已甚周而性亦褊卞與人交不能混去是非然雖知其非寧過於厚爲學不竟然習法令掌故久下筆沛然數千言無所不達始不爲詩後與李公皆學爲五七字時有清暢直白之趣癸丑在京爲余夫婦刻私印或以鍼或以鈍刀隨手爲之當其勝處有名手不能及者遇事好爲其難試所不習幾死者數矣先是從李公爲福建提督夜擒盜昏黑墮海汊中一下不可知忽半厓有石角欹而出手援其上距躍遽起起而大笑自馬蘭入京道

經通州馬驚脫其鞍數萬劬米車從股上過臥治彌年  
自是余戒弟勿復騎弟亦謂然然猶自熱河馳一晝夜  
還往京師其壯往若此其自武昌之興山覆舟於灘其  
再入楚也屬余同年工部員外郎何君道生分書波餘  
二字自以爲脫身風波之餘自是可休息矣倉卒履變  
與其壯性相遭會據四達不守之衝驅烏合無教之卒  
當儻忽驟來之寇所挾九品官印內無儲特外無聲援  
張空卷冑白及身膏原野一髮不還此痛又何可道哉  
始廖之義以衣投縣其骸骨當與衣俱曾莫省視日者  
老親恫念余守官海濱不能行因牒問襄陽而別遣族

弟仲光履勘其地然地經再陷白骨如山仲光之行庸  
詎有得乎幸

朝廷褒慰忠勞激揚有素其死事卒得上

聞優崇如制部臣議上照四品以下世襲雲騎尉襲次  
完時更襲恩騎尉罔替

賜以祭葬卹賞銀百兩欽天監擇日工部造神主太常  
寺承

旨送入昭忠祠

勅下翰林院立傳

國史哀榮亦既備矣區區一巡檢以死勤事遲之又久

終莫敢湮沒而焯然暴聞于世此芑孫與父母所爲日  
夜感

上厚恩而不知涕之何從者也弟卒年四十娶尤氏生  
一女四歲無子家大人命以余次子嘉福爲之子始余  
同產三人季弟桐孫才而天今惟余在烏虜悲夫弟以  
忠死於古當有行狀上之太史太常於功令亦宜得外  
碑文律當從嚴謹而余方心氣瘵傷不能任其辭治喪  
期迫一夕燒燭書其大凡漏略冗長都不自曉協以詩  
人原隰死喪之威雖聖賢於此有反復煩寃辭繁而不  
殺者矣安能以文律言哉然余無似不敢引子由於子

瞻介甫於常甫之例自銘兄弟因不謂之狀而謂之行  
實將邀惠於當世君子有道德而能文章者別爲之狀  
以若幽銘陽碣焉則感且不朽嘉慶元年冬十二月江  
蘇華亭縣教諭前充 咸安宮教習兄芑孫述

續書亡弟呂堰殉難事

嘉慶元年冬既遣族弟仲光入楚求亡弟遺骨其年十  
二月余還蘇州治喪因爲行實一通以示弔者楚當事  
與余書人人異辭亡弟之死猶茫昧而不得其詳明年  
四月仲光還自襄陽具言往來武昌漢口又身至呂堰  
所謂大橋者而弟之骸骨不可得辨矣獨將其遺衣以  
歸然因是訪其僚列諮其遺民其故吏之未從於死者  
姚景澂王致遠蕭正履並前所稱廖之義者亦相與附  
仲光以狀來自由是亡弟殉難事首尾始具乃復續而  
書之俾秉筆者得以考焉始賊起旁近去呂堰猶數十

里弟但隨所在將吏助之圍捕呂堰故無擾然念地當孔道無城守乃別自團練鄉勇晝夜爲警備夜常露處于外或徒步徼巡達曉不自休吏卒從者苦之最後以一弓兵自隨所至激厲士民勸其守禦而訶其不如約者賊偶闖入爲奸細不逾時輒得凡俘而置諸法者十餘人三月廿四五等日賊至呂堰北二十里外屯據河東廿七日至於河西越日縱火燒民居距呂堰不三四里弟以羽書上急變請兵無應者其夜親率弓兵鄉勇禦賊於北橋卽所謂大橋者也儼而少休踞地坐慷慨言曰寇深矣以我故勞汝輩死守明日賊倘過橋吾職

與此驛存亡我死汝輩皆去既又言曰吾力竭矣吾職雖微忝

朝廷一命斷不肯爲賊殺賊至吾其自投于水乎衆皆噉然而哭弟亦哭哭已復起督策殘兵天將曉賊目劉方達劉漢德陳起蛟三人者先驅至奮出迎擊生致之皆身帶白布爲識遂皆縛斬之方是時火及於呂堰民男女叫號聲四面起望援兵卒不至鄉勇紛紛解去乃手自作草飛檄告上司辭頗鬱勃略曰巡檢王翼孫上言廿八日賊二千人焚掠邵家沖陳家港一帶其劉家崗李家崗敖家寨諸賊放火殺人附近村落一昔而盡



呂堰斷難再保西鄉鄉勇因官兵不到不敢出應夜來所集未及百人今勢急又皆潰散巡檢以身殉驛死其分也懦弱殘黎死不足惜也然兩省軍報所關甚鉅謹飛檄報聞宜速發兵救護驛地不勝激切之至當是時家人吏卒在旁者或泣或去弟自計終不可守乃訣遣從奴徐升俾閒道行又爲家書告別父兄密封以付弓兵劉祿且令劉祿詣廨舍取印上郡守處分旣訖身結束上大橋持短兵待賊則左右所從僅有存者矣頃之遣吏姚景滢往後街瞭視又遣吏廖之義往趣劉祿景滢至後街適與賊遇之義行數十步顧見賊環視橋下

若有所指又聞官有夙言心疑官以投河死各自脫走  
迨呂堰再陷統師者獲印賊目俞宗武自承殺官具言  
驛官獨身守橋手刃連殺數人不可逼乃用長矛圍刺  
之幸一刺中傷驛官遽跳而自投于水賊衆憤甚相與  
鉤出之猶瞋目罵不屈因加攢刺宗武遂加功焉而棄  
其屍入水烏虜官未有卑於巡檢者不幸見危授命死  
其職止耳死矣而猶以驛地爲重爲書請兵鳴咽流涕  
是豈非儼然膺寄託擁符節號令生殺乘堅齒肥以疆  
場封守爲休戚者所宜出此而乃得之於弟不亦悲夫  
賊以呂堰非重兵處出不意屢困不勝憤故弟死而呂

堰屠戮之禍尤慘余同年詹君應甲薄遊沔漢遇難民  
爭言弟死義烈狀且云衣亦賊褫也又有自漢江來者  
遇難民言賊據呂堰逾月累若有物怪出其間因收弟  
屍易衣葬之且標其處曰呂堰忠臣王公之墓故衣在  
而骨亡夫賊既有所標識仲光不宜無見焉豈賊標其  
處而別有滅其迹者與抑竟好事者爲之而果無其實  
與頃者金匱徐君鏞慶自襄陽書來言自弟死賊過呂  
堰無不敗皆巡檢君之靈陰蚩挫之烏虜韓子之爲羅  
池神廟碑事益有荒忽而不可究知者矣要非余爲之  
兄弟者所敢薶其說云嘉慶二年六月望日芑孫又書

楊南未定藁卷十八

長洲王芑孫念豐

論

自誠明謂之性論

戊申

召試作

天之所以賦人人之所以體天性也無人不賦之性無人不當盡其性然而或盡或不盡則以有明有不明也厥惟聖人方智圓神一徹畢徹天下莫窺其迹而協於五常賅平百行何哉亦誠而已矣誠者天之道也故子思子作中庸指天之道而特爲舉其義曰自誠明謂之性夫外有疑者中無主也蹟於動者昧於靜也誠則無不

實明則無不照根心而出卽爲所性而有性者萬物之一原惟大人爲能盡其道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無可假自無可疑無所疑自無所昧動乎其不容已而智仁聖義中和之協於心者沛然以自呈行乎其所不自知而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式於度者犁然以各當欽明而安文明而止莫不本至誠以爲一貫且天以至誠爲體而時行物生成其化於無爲聖以至誠爲用而立達綏和致其功於不測易有之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誠之謂也又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自誠明之謂也以開物成務之資爲彰往察來

之具誠之能事皆性之能事然則聖人所由範圍天地  
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者豈有他哉其後張子作正  
蒙釋之曰自誠明由盡性而窮理也蓋深有契於天人  
合一之旨云

說

桂馨名說

時帆先生年四十矣一旦舉子喜甚先是夢若有人授以桂樹之華者因遂命其子曰桂馨自科舉興世常以桂爲富貴福祥之應而予獨推先生所以命子之意有不止乎是者蓋桂貞木也見於爾雅離騷不一族而其本皆壽其性也辛有似乎君子之介然者其香也遠有似乎君子之永譽然者其於天也不辭冬其於地也不辭炎有似乎君子秉陽剛之德而不干時然者夫木之能貫四時惟松栢與桂爲然然而舉後彫者言松栢不

言桂桂其有松栢之心而不名其功者乎乃其小用之則以爲酒漿膏燭藥物之屬無弗宜大用之則爲舟楫焉以浮於江湖爲梁棟焉以構乎明堂清廟無弗任然則不名其功能有其功者也豈所謂國楨者耶以先生之爲人不宜得凡子使夫桂馨者長而服念先生之教由是國人稱願曰幸哉君子之子其於富貴福祥也孰禦焉于是爲之說書以遺之



名諸子說

始余未有子夢一物如猱而大首黃毛披其顛若曰羆也余曰羆與熊安辨又若曰銳首者熊其首博斯謂之羆矣已而長子生取新宮詩義名之曰嘉祥然自此讀古傳記卒未見熊羆銳首博首之說不知夢所自來今嘉祥年及冠矣字之曰善之祥爲善者告也凡古書妖孽亦謂之祥蓋善則祥不善則孽耳亡弟聽夫之死家大人命余次子爲之後且曰其所後父苦福薄今是子也必命以福遂名之曰嘉福字曰穀之詩曰式穀似之又曰君子有穀詒孫子將有詒于後必有式于前不穀

可乎哉及余竊祿華亭第三子生名之曰嘉祿今字曰  
綏之祿所以馭富富怨之府也不德而祿將奚以綏之  
乎聽夫無子獨遺一女因名其女曰嘉禧字曰順之女  
子以順爲正順者順于義也順于義庶幾無遺罹矣夫  
禧祥福祿懸于天所以善之穀之綏之順之者視其人  
懸于天者不可知繫于人者可知也然禧祥福祿之來  
小人幸之君子愚之愚則思思則必無敢惰慢淫泆作  
慝弗祇弗友以凶于家而負于國將求所以善之穀  
之綏之順之者一以愚爲之本余不敢徼天獨疏其說  
俾循覽以時自省焉

江郎字說

余爲嘉禧選壻得同里江郎啟瑞字焉啟瑞所嗣大父  
瑤爲湖南乾州巡檢其子朝棟從之官所乾隆六十年  
辰苗亂父子俱死聞于 朝下部卹瑤如典故又以朝  
棟無官特予贈一階頃之族人或請爲瑤後有司議朝  
棟能從父殺賊宜立朝棟後承瑤世職以兼存兩世之  
祀于是啟瑞序當立疏上 制曰可啟瑞用是九歲祿  
于官今來習射余家年十六矣余爲字之曰立侯瑞之  
義見于經不一要以書周官爲本古王者頒玉諸侯謂  
之瑞者蓋景星慶雲瑞于天銀甕金船瑞于地芝華麟

鳳瑞于物惟賢有能瑞于人而公侯瑞于國自非立德  
于身立功于世則無以爲也今制勲官皆肄武而文臣  
不得封公侯啟瑞承兩世蓋烈方當以武起家不患無  
位患所以立余能無日與祝之哉白駒之三章曰爾公  
爾侯卒章曰其人如玉祝之以公侯又祝之以追琢其  
章君子所爲比德者在是啟瑞異時誠思有立亦無忘  
貴玉之義而可也

轉般倉私說

有序

比歲閒居但有薄田三頃自活蓬蒿委巷之中課耕日  
久目覩農家輸租之苦縣官徵漕之困公私相攘惻然  
獨歎因求唐宋轉般倉故事考往籍以究其源流作始  
末一篇審今勢以規其可否作事宜一篇所嫌仰屋之  
餘妄馳出位之思聊欲私諸一二識微之君子援朱子  
議學校貢舉例謂之私說云嘉慶庚午重九日自序

轉般始末

古之漕法四一河運一陸運一海運一轉般河運陸運  
隨世不同海運用之元明數十年間惟轉般自魏隋以

迄唐宋幾及千年其用差久而其源始于禹貢實虞夏  
聖人之遺法也三代封建之世納粟止于甸服轉輸不  
過數百里故經傳不詳其法秦漢所漕于京師者無多  
故講之亦略自後魏之世經略江淮有司請于水運之  
次隨便置倉小平石門白馬津漳涯黑水濟州陳郡大  
梁凡八所各立郡閤每軍國有需應機漕引此轉般倉  
所從朔也隋開皇三年詔于蒲陝鄭許等州水次置募  
運米丁又於衛洛陝華諸州各置倉轉相灌注此轉般  
立名之所自出也唐都長安江淮漕米至東都輸含嘉  
倉開元中裴耀卿請於河口置武牢倉鞏縣置洛口倉

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陽柏  
厓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  
儲倉以待最後如其說行之果便及劉晏爲轉運使以  
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緣水置倉轉相授受大  
率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  
口渭船之運積太倉此唐一代轉般之大略也宋都大  
梁有四河以通漕曰汴河曰黃河曰惠民河曰廣濟河  
其後黃河路斷祇漕三河江淮上供米轉運使以本路  
編輸真楚泗州轉般倉兼以載鹽運畢則舟還其郡卒  
還其家汴州詣轉般倉運米輸京師歲摺運者四舟卒

得番休而汴船不涉江無覆溺之患其後稍廢發運使許元奏請諸路增船載米輸轉般倉如故熙寧二年薛向請募客舟與官舟分運互相檢察吳充請減江淮米二百萬石令發運使易輕貨二百萬計五年可得緡錢千萬轉儲三路平糴備邊王安石因請令米貴州郡折錢變爲輕貨儲之河東陝西便要州軍用常平法以時糴糶初天下轉般倉自歲運京師外諸倉皆有餘蓄州郡告歉則折收上價謂之額斛因如本額以倉儲代輸京師復于豐熟處所以中價收糴穀賤則官糴饑歉則納錢民以爲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此宋一代轉般之



大略也至徽宗崇寧時蔡京爲相用胡師文爲發運使以糴本數百萬充獻而轉般之儲積已罄朱勔以舟船送花石綱而轉般之船亦壞於是戶部尙書會廣孝建議以轉般法敝令六路歲供直送京師號爲直達綱而轉般之倉遂廢法無有弗弊者也其人存則其政舉以歷世相傳轉般之法蔡京一小人壞之而有餘其後改爲直達而京又壞之烏虜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豈獨漕法然哉旣考見其始末又按列其遺事著于篇

書禹貢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王氏曰服謂納秸而服輸將之事

金氏曰善賈者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糶聖王賦民  
必不使之四百里而負粟五百里而負米故制賦止  
于百里二百里其四百五百里不復言納者蓋不遠  
納于帝都但行百里或二百里而使三百里之民轉  
而輸之于都耳夫三百里之民爲遠郊轉輸粟米力  
固勞而賦則省亦見古者賦役不兩重胡氏渭曰古  
漕運或以餽軍或以恤鄰未有京師重地仰給于遠  
方者今畿內方千里豐潤玉田等縣所出秬米可供  
玉食而天津濱海地元虞集謂可用兩浙築隄捍水  
之法明臣汪應蛟試之輒效今若倣而行之則斥鹵

胥化稻田卽漕運可減轉般法始于唐裴耀卿成于  
劉晏猶得三百里代輸粟米遺意宋初因之至崇寧  
三年會孝廣立直達綱近世積承其敝江淮之粟遠  
涉三四千里往還經歲民亦勞止汜可小休改絃更  
張此其時矣

案秦漢不言漕由西北有田可耕故也自西北水利  
之不講千餘年而需漕日亟漕事日亟而漕弊彌增  
亦自然之勢爾元泰定中虞集建議議京東數千里北  
極遼海萑葦之場請用築隄捍水法募江南人耕種  
歲入必多不煩海運明徐貞明言京都輔郡負山控  
海地皆可田樾陳十四利萬歷中保定巡撫汪應蛟  
天啟中屯田都御史汪應舉先後奏言試行其法果  
皆有效而元明兩朝因循苟且終莫之省其後李先  
對又奏北人不知水利畏言屯田其實屯田有利無  
害并言元人專倚南漕之巨道梗至以御酒龍衣求

宋張士誠前事可誡。竊元標亦力贊其說。當時朝議  
遂巡不決。至崇禎十五年始追思汪應蛟。成效頗殊。  
貞明所著潞水客談。于戶部議令興舉而已。無及矣。  
今誠監古而行。準今爲法。與西北之水田。減東南之  
漕。挽何患國  
之不富哉。

文獻通考隋開皇三年詔于衛州置黎陽倉洛州置  
河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  
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

按秦有敖倉之粟蓋其時尚無漕法擇天下適中之  
地置倉以備四方緩急不必致之京師也漢雖漕給  
關中然其時關中猶力能自食非專倚外漕故孝武  
以前講之略自鄭當時耿壽昌等後先建議置始丞外  
漕而講求漸密其間穿渠鑿山忽舟忽車互相傳授  
度不能無用轉般而史無明文其法之可見自魏隋  
始

文獻通考唐初江淮漕米至東都輸含嘉倉以車或  
馱陸運至陝而水行來運風波覆溺其失常十七八  
故率一斛得八斗爲成勞而陸運至陝纔三百里率  
兩斛計傭錢千民送租者皆有水陸之直

按漕運無論水陸皆不能無折耗其時一斛得八斗  
爲成勞蓋所耗自朝廷任之不因折耗而多取于民  
責償于官也

文獻通考開元中裴耀卿言江南租庸調物以歲二  
月至揚州四月始渡淮六七月乃至河口河水方漲  
須七八月水落始得上河入洛漕路多梗重爲勞費  
舍漢隋漕路瀕河倉廩遺跡可尋請各置倉節級轉

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于倉以待舟無停留而物不耗失

按轉般倉中廢而此其復興之始也所指遺跡漢隋並稱具見漢時水陸兼運亦自有轉般之處故魏隋得尋其跡以成其法非一世之積矣

文獻通考肅宗末年淮運阻絕租庸鹽鐵汴漢江而上河南尹劉晏爲戶部江淮粟帛由襄漢越商於輸京師及代宗漕事一決于晏晏爲歇艫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爲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上三門號上門填闕船所費較舊時減錢九十輕貨自揚子至汴州每馱費錢

二千二百減九百歲省十餘萬緡

按歇艗之製不可考大略如今號船可泊可移居則以爲倉行則以爲舟但不能遠涉耳

文獻通考貞元中陸贄上言東方水運所費至多所濟蓋寡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曰國之大事不計費損故有斗錢運斗米雖勞煩而不可廢也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曰每至秋成但令畿內和糴旣易集事又足勸農何必轉輸臣以兩家之論互有短長假令國家治安錢穀俱富常以羨餘益廣漕運雖有厚費益資貧人可也若貞元之始太倉無兼月之儲關輔有連年之旱而有司奏停水運務省腳錢至使

郊畿煙火殆絕所謂覩近利而不防遠患者也近歲  
關輔屢登苦于穀賤江淮水潦米價倍增關輔以穀  
賤傷農宜加價糴穀江淮以穀貴民困宜減價糴米  
今宜糴之處則無錢宜糴之處則無穀而又運彼所  
乏益此所餘所謂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也今約計  
一年和糴之數可當轉運二年一斗轉運之資足以  
和糴五斗臣欲減所運之數請來年江淮諸道運米  
至河陰河陰運米至太原倉太原運米至東渭橋各  
停所運三之二其江淮所停運米委轉運使于水災  
州縣減價糴之以拯貧乏請令戶部先貸見錢付京



兆令糴米以補涇橋倉之闕又付邊鎮使糴十萬人  
一年之糧其江淮米錢並餽直並委邊運使折市綾  
絹繩絲以輸上都償先貸戶部錢其餘存充來年和  
糴之價如此則不擾一人無廢百事但于常用之內  
收其枉費之資而勸農賑乏之利存乎其間矣

按今之漕費皆枉費耳至不惜破帑與之雖損上益  
下其道固然所謂大事不計費損也然有日耗無日  
增何以爲繼及其不繼無識者輒欲妄議取盈是于  
常用之外收其枉費之資正與宣公相反古今人相  
去何如哉若轉般法行酌用宣公遺意下有益  
而上無損以視今八折收漕之說所得多矣

文獻通考宋世轉般之法東南六路自江浙起綱至  
于淮甸以及真揚楚泗爲倉七復自楚泗至汴綱般

運上京以發運使董之故常有六百萬石供京師而  
諸倉常有數年之積州郡告歉則折納上等價錢謂  
之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復  
於豐熟以中價收糴穀賤則官糴不至傷農饑歉則  
納錢民以爲便

按諸倉常有數年之積揀荒饑軍就近分撥所省于  
脚運亦多

東萊呂氏曰漢東南漕運尙未論及江淮到唐時方  
倚辦江淮之粟大略自江入淮自淮入汴自洛入河  
自河入渭水次各自置倉轉相般運已而法壞劉晏  
整頓之江淮諸道各自置船淮船不入汴汴船不入

河河船不入渭國計始足故唐一代漕運最亟江淮  
宋定都于汴漕運雖分四路而惠民廣濟來處不多  
其勢輕所謂歲漕六百萬石者亦專倚江淮故江淮  
最重

按唐宋偏重江淮明以來又於江淮之中偏重蘇松  
蘇松賦額數倍他府其賦既多其費自重今帑費亦  
數倍于他府費自需銀賦自需米歲一收漕其米之  
出百萬則銀之出者常百萬而不止也徵求間無  
匱得乎閭閻既匱其民食於末業以自成其華侈不  
學之吏莫聞掌故徒見其華侈而以爲富饒又借帑  
費之名巧輸豪斂之於是偏重之中又偏重矣明周  
文襄近世湯文正一二讀書有識者日夜講求減賦  
今之無識者日夜講求增費諒非以是爲善也  
意不過且球目前要之目前亦何嘗果球耶

文獻通考蔡京爲相改置直達綱歲月長遠吏胥作

奸所費甚多東南入京之粟亦少發運有名無實故

漕運之法壞自蔡京

按所稱歲月長遠吏胥作奸其費甚多者皆當時直達綱之弊與今日弊同轉般壞而改直達直達壞而又改轉般其道若循環勢所必至然苟用蔡京則壞轉般者又壞直達徒法不行又改法者所宜省戒耳

轉般事宜

方今民困于浮收官困于帮費議者莫不欲去浮收以救民去帮費以救官然去浮收必先去帮費去帮費必先改漕法今之漕艘古所謂直達綱漕之善者也顧

國家承平百六十年法久弊生老奸宿蠹窟穴其中通倉之需索大累于挈丁帮丁之需索大累於州縣督撫

以浮收暫紓州縣而州縣卒未嘗紓也漕臣以幫費暫  
恤疲丁而疲丁卒未嘗恤也通倉諸臣奮然欲去經紀  
花戶之需索而需索卒未嘗去也經紀花戶之盤踞於  
通倉者不得去則尖丁之蠶食於州縣者不能除浮收  
歲甚幫費歲增幫費愈增浮收愈甚於是有書役之挾  
制有紳士之包攬昔之浮收利於官今之浮收又害於  
官岌岌乎勢且不終日而道窮矣窮則變變則通漢唐  
以來自轉般而之直達何不可自直達而之轉般變之  
所極其機自至近歲駁船之設始爲偶行繼成常例不  
得已隨地置倉由是而天津有倉矣臨清又有倉矣是

轉般之法雖未顯立其名寔已用之於北也今築禦黃壩恐誤江廣回空卽就清江增船駁運是轉般之法又已用之於南也日者

敕下諸臣別籌河漕兩利之策伏繹

詔旨似專爲河工未就而言竊以河工天事也患之偶也幫費人事也患之常也天事無往不復人事有加靡已就使一旦河流循軌漕艘暢行而幫費日增漕弊日出是上以百萬金錢治河下又以百萬金錢治漕也治河河平而費止治漕漕在而費無終窮何不酌古之制權今所宜取唐宋轉般倉成法損益之不泥其迹而師

其意古稱利不百不變法轉般之在今日豈徒利百已哉略舉其大端有十

一曰除衛籍旂丁亦民耳號之爲軍在明初有屯田以贍其身家有番代以均其勞佚教之弓矢坐作以厲兵于饋饗之中良法美意皆隳之矣徒存此不農不賈之民領之於非文非武之管以爲軍冗軍也以爲民游民也奚愛而勿去也誠使轉般法行舉其籍而削之便或曰旂丁有身家故責之漕事去之又使何人應募不幸賠補將奚取諸此正不然旂丁之有身家者固未嘗出運也其出運皆奸猾耳去之又何人

不可應募今各省委員之採辦其亦藉力于旂丁耶  
惟其責賠於丁丁主之而官無權官爲虛設矣責賠  
于官則官任之而官自出其精神矣或曰旂丁託業  
於是幾百年矣不願去奈何曰無不願其富貴者以  
軍籍爲恥其貧賤者以軍籍爲累一旦脫籍方且幸  
甚惟一二奸猾則託業焉彼固非託業於丁乃託業  
於凶橫也爲政者豈有聽民以凶橫自業者乎誠令  
凶橫者失業而富貴貧賤各適其常豈不快哉或曰  
屯田在丁久矣將歸其田乎不歸其田乎曰七省之  
屯田多寡不同風土亦異各就所在區處田有可歸



歸之不可歸或量徵所入或別與他徭或卽用此田  
之人供我轉般之用不必因是以求益于 國也要  
之丁籍去而所省已不貲矣

一曰裁衛官衛守備衛千總猶之營守備營千總也今  
以不堪營用者畀之衛職其人自知升進無階聊復  
蝨于其間寄衣食焉耳徵糧理訟小分州縣之權委  
帶肩輿略無騎射之責隸之糧道而糧道相懸數百  
里也帥之漕督而漕督相懸數千里也不得已仍屬  
之所在知府而知府究以武職外之平時旣無考核  
出運又藉鑽營其強者與奸丁爲狼狽其弱者爲丁

衆所欺凌所謂尖丁者輒倒持其柄而進退之天下  
冗官無過於是省其職而併之州縣便

一曰易漕艘漕艘之建造修葺一切應得分例有經常  
有額外所糜於國帑者數十百萬及其出運凡所  
勒索於州縣者又數十百萬日行不數里催趲迎提  
終年勞攘近者夾帶愈多雖蘇松內河無歲不駁運  
夫所利于漕艘者利其直達也今不啻用無數小舟  
自水次零星駁送抵通其駁送仍責舟于沿途甚至  
攔江索錢奪船毀器患苦商民抗違官長倚天庾爲  
口實援漕督爲護符文武吏士莫能彈壓不知漕艘

亦何效于 國家而相顧咨嗟莫敢議去蓋州縣坐  
困于帑費又欲藉帑費以自便其浮收督撫目覩浮  
收又欲藉浮收以便其漕餘之提上下相蒙日復一  
日公私交罄虧空遍東南究其禍本皆由漕艘一旦  
去之行轉般之法則一艘之費可得數十駁船一丁  
之費可供數十百夫一衛職之費足資文武官數員  
夫何憚而不爲或曰漕艘之受多駁船之受少未免  
終年僕僕是固然也然船多則不嫌其受少官有番  
休則雖勤而弗病奚患焉又況峩輻巨舸橫截中流  
習慣承平第見其便設遇倉猝勢如連雞有可虞而

無可恃今其不戒于火者往往一時俱燼豈非明驗乎受少則損失亦少受多則覆溺亦多吾未見龍驤萬斛之勝於蚱蜢者也然則如之何而去之曰以漸去之此時草創駁船未具姑藉其舟就近浮送嗣後應修者勿修而變其直以半酌丁官收其半以造駁船不過數年漕艘漸少駁船漸多久之漕艘盡而駁船具矣

一曰省漕督漕務綿亘七省漕督一人僅駐一處呼應既有不靈稽查亦所難遍居恒坐嘯雖賢者無由自異及其出運鞭長莫及故又佐之以巡漕名爲漕所

總漕其實下無不由于州縣上無不歸于督撫漕之  
誤與不誤仍在督撫州縣總漕無能爲也督撫州縣  
皆非誤漕之人總漕一官設可也不設可也蓋漕督  
位尊濶絕衛官衛丁聽命于其衙門書辦凡衛官之  
出運非賂莫得也衛丁受兌之水次非賂莫得也衛  
官衛丁必先勾貸以得之而後取償於州縣所出之  
帑費半入于衛丁半分于書辦而且衛官衛丁得之  
勞書辦得之佚矣夫多一總漕無裨于漕猶無損于  
漕多一總漕之衙門非惟無裨又有大害皆此類也  
漕軍國重事固宜有兵將護明制所爲設立衛官衛

丁也衛官皆守備千總奚爲而不教練衛丁皆軍籍  
奚爲而不習藝今以其人瓠落匏懸又更設漕標之  
兵是重臺也總漕旣省分其軍于建倉處所翊衛倉  
儲庶幾兩得

一曰建倉唐宋置倉各就所都道里遠近疏密不等今  
天津有倉臨清有倉獨臨清以南尙未建造中間層  
遞摺運郵程較遠宜擇河北寬平之地或濟寧台莊  
或別就有城郭有道員駐劄之處更籌添設清江浦  
已設駁船然地當清黃交會不無水患未便置倉唐  
宋皆置倉真州今或仿其意就沿江瓜儀一帶設之

近年清水泛溢五壩時開誠恐淮揚溜急江廣巨艦  
沂流匪易置之瓜儀附近一以速江廣之回空一以  
便江浙之調賑

一曰造船江廣羣船由長江而下風帆甚利或姑可仍  
舊其餘置倉之處卽爲增船之處船製以及歲修年  
限各隨其地略用劉晏河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渭之  
意往來層折遞受其船人亦各就所在募充前此漕  
艘水工僱之沿路皆饑寒窮困之徒爲盜賊逋逃之  
藪或慮漕艘不至流離無著激其爲匪此又似是而  
非也有倉之處需人矣有船之處又需人矣猶是役

也猶是途也食力者何之不可而況昔之漕艘過境  
僅在一時今之駁船來往轉須卒歲漕艘之所僱者  
暫州縣之所役者常彼其去短工而就常役較前爲  
樂至于盜賊逋逃則僱之旂丁者莫紀繇來役之州  
縣者必存名籍而又何亂之能爲哉

一曰判職掌置倉所在文武分職以典其凡役事遣滿  
漢科道二人莅之其體制略如巡漕汎舟之役文武  
分頭幹當科道必躬自檢察二人更番一人出則一  
人歸出者治運事部勒其程期于米之必去歸者治  
倉事句稽其數導其米之過來呼吸相應首尾聯絡



其下往來趨事需員孔多文職自同知武職自都司  
以下悉聽調發有不如指許以柱後惠文從事獨不  
得調府州縣印官所遣科道依督學例督撫密陳其  
賢否督撫有闕失亦得糾舉之三年代還錄其下幹  
當各官勤惰以上于吏兵二部黜陟登下之

曰優俸糈文武吏以若府史胥徒身家所託在于官  
中吾不有與之彼必有取之勢所固然而非必其人  
之不肖也東坡蘇氏曰劉晏造轉運船每一船破錢  
千貫實費不及五百貫或問之晏曰大國不可以小  
道理船場旣興執事者非一必有餘剩養活衆人私

用不窘則官物牢固乃於揚子縣置十船塲差專知官十人不數年皆致富贍公私兼利其後吳堯卿爲揚子縣官始勘會物料實數估給專知官十家卽時凍餒而船塲敗壞饋運莫繼劉晏破五百貫爲千繫人欺隱之資在寡見淺聞者以爲疏謬極矣然晏運四十萬石當用船四百隻五年而一更造是歲造三十隻也每隻剩破五百貫是歲失四萬貫也吳堯卿不過爲朝廷歲寬四萬貫耳得失至微而貽禍饋運乃知天下大計未嘗不成乎大度之志敗於寒陋之小人也東坡此論意欲寬其官程恤其私計然在今

曰萬萬不能何也假而建倉則建倉之費必咨部而部曰核實假而造船則造船之費必咨部而部又曰核實核實云者部臣主之耶部臣不得而主之也書辦曰可部臣莫敢曰不可書辦曰不可部臣莫敢曰可由是而若者核減若者核銷亦恣取部費而已矣州縣百方欺隱而外有上房內有部辦鹽其腦而食之往往枉承欺隱之名却受賠償之實又安望餘剩顧及身家也哉我國家養廉之制原爲杜截欺隱聽其隱取之不若明與之也然今之得有養廉者誰乎非惟無得而已其捐廉項下每歲追呼少或數倍

世有未定集 卷十八  
多或數十倍然則陰取之者陰奪之明與之者又明  
奪之官吏將不爲惡而何爲焉竊願當事者尋劉晏  
之餘聞感東坡之極論嚴其爲惡之禁必寬其爲善  
之資各按所職高下劇易爲之差次其等官則豐其  
燕好之頒役亦優其代耕之祿務从寬大規其久遠  
焉

一曰備災賑唐宋轉般之法歲歉則請停所運三之一  
或三之二於災荒處所減價糶之又於豐熟中所中  
價收之以還運額或米貴則令民折納穀賤則以其  
錢糶米還倉其事亦猶今之截漕也而國與民兩利

設有倉猝意外就近饟軍爲力省而濟用亦速

一曰兼懋遷京師百物仰給漕艘之夾帶其過關也憑  
凌關吏莫可誰何其過境也苛役州縣代爲起駁沿  
路包攬亦沿路脫卸故其夾帶之貨多于額羨之米  
今漕艘旣不抵通誠恐九衢市價騰踊然唐之轉般  
粟帛兼運且有輕貨之齋宋六路上供東南茶布亦  
在其間或官爲置本而收其息或聽商搭載而稅其  
舟然稅于舟者勿更稅于關前此漕艘水工例帶私  
貨今亦勿禁如此亦何患其不奔轅而闕溢矣

凡此十端麤陳大指若其審時度地消息盈虛當官之

要毋煩僂指古后王作則莫不周復其終始與後人以  
不可改或垂之三世五世十世其運量遠矣卒未有五  
百年不變者也漢之代田不用于唐唐之府兵不行于  
宋安在漕運之必沿明舊而承其弊哉今之君子因循  
朝夕方將河漢斯言有起而任其責者乎雖然今卽不  
行後必有行之第恐彌遲其失彌甚貽悔後時如蘇洵  
所稱不幸而獲知言之名已爾